

光 特

太史公

列 傳

第一次見到卡先生是在電視螢光幕上，當時他在競選總統，露著兩顆大門牙，綻出了頗老實的微笑，彼時對他的印象甚佳。後來又聽說他賣花生亦是童叟無欺，更是對他仰慕萬分；所謂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」亦不過此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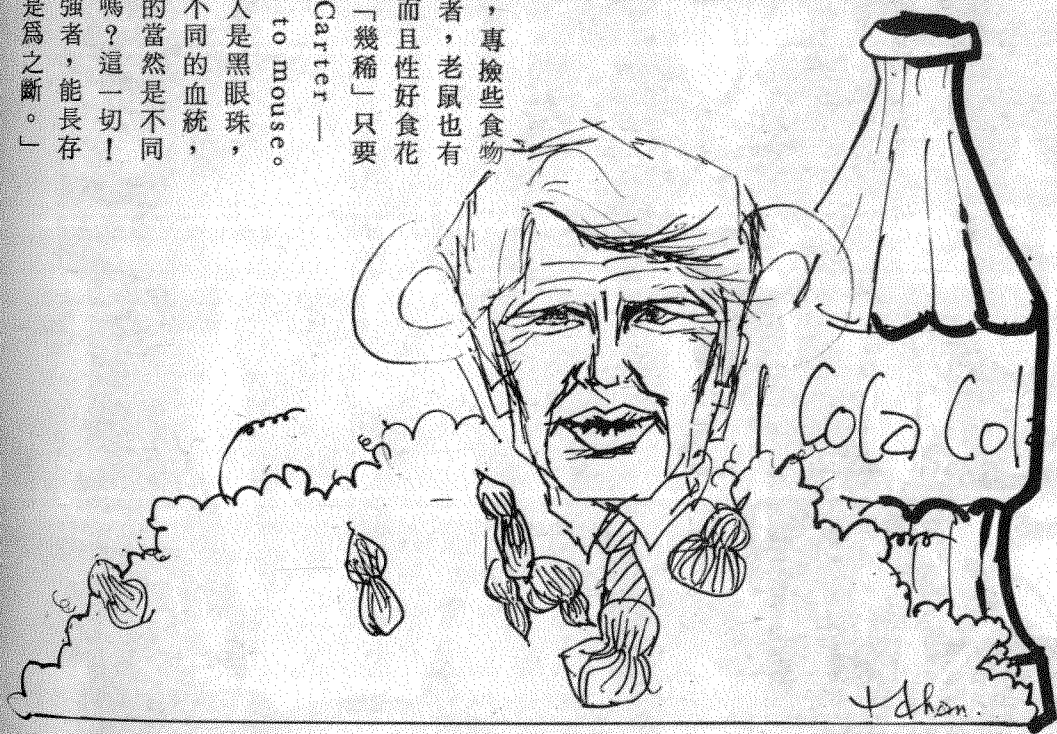
果真，卡先生馬到成功，以一股浩然誠實的氣魄，贏得了全國百姓青睞而當選了總統。消息傳來吾人亦為之顛狂，倚扉遠望，寄語白雲，願卡總統平安。

卡先生確是不負衆望，入主白宮不久即打出「民權」的王牌，像煞了冬日的暖陽，喚醒了寒眠的大地，招來了明媚的風光，沈淪的大衆從此獲得了普渡。街頭巷尾到處禮讚著卡先生目光遠大。

不料，他有個毛病——喝下可口可樂後，副交感神經會興奮而變得目光如豆。古籍云：「目光如豆者鼠也。」鼠輩怕光明

，畏人聲，偷雞蛋、釣小魚，專撿些食物殘渣，拾些蠅頭小利；尤甚者，老鼠也有兩顆大門牙，似乎也微笑而且性好花生。人與獸之別「幾稀」，「幾稀」只要一瓶可樂就能溶解了。所以 Carter — Coco Colaed's equal to mouse.

外國人是藍眼珠，中國人是黑眼珠，各國人的色澤更不盡相同；不同的血統，相異的文化背景，描繪出來的當然是不同的思想輪廓。可信嗎？可靠嗎？這一切！太史公曰：「唯自立自強者，能長存天地之間，永為三才之保，是為之斷。」



從中美斷交中所拾得的點滴

棘心

誠然，美國宣稱中止外交關係之際，乃我全民切膚創痛之時；與此同時，西門町的自由鬥士雲集，用如泣如訴的愛國歌聲，震撼美國大使館；對美國來華談判代表的「夾道歡迎」；三軍將士矢志效忠；舉國激起獻金救國的熱浪……等，由無形民族意識所驅策，而造成的各種行爲，目的是甚麼？為發洩被人背棄的憤怒嗎？是希望美國回心轉意嗎？為了博取世界輿論支持嗎？抑或是向共匪求取妥協讓步呢？這一連串問號看來都不像，而是表明我立場之堅定，士可殺，不可辱，再一次豎起「誰都不能侮我」的旗幟，希望藉這小挫折作為起始激發點，讓全民撫今追昔，重溫既往的不幸和教訓，抱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」的態度，齊心合升為基本國策紮根，強化惟有信任自己才至強的觀念，那麼，達到理想的反共成果便指日可待！況且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，看來是個愁雲慘淡的週末，其實却是國家領袖稱慶之時，因為可以真正朝着自立更新的前路邁開步伐。

我們今日不作自由民主的戰士，明日便成為飄浮海上的難民，非祇是世局血淋淋的寫照，更是現今正在奮鬥求生存的國家，來一句當頭棒喝，至少可以喚起群眾消極的抵抗意識，趨回積極的攻堅精神。

回顧在越戰如火如荼的階段，而在美國本土，竟然普遍掀起「反越戰」的浪潮；在中南半島漫天烽火裏，為何常常當裝備優良的美越聯軍在剛慶大捷之霎那，旋又告潰敗；河內的大轟炸和海防的佈雷，眼看快結束這役，却因美國的微妙政策，致功敗垂成，還使戰爭僵持不下，甚至，開門延敵的，竟是越南，共軍不費吹灰之力便拿了西貢，更可恨的事，就是那群越南政府的代罪羔羊要肉袒出降，在這篇血淚史上，又烙下甚麼記號呢？

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，美國人窮年累月投身越南戰場，無緣無故為人賣命，日子就久了，他們自然便會問：「我們有何義務，在不求勝利的無限制戰爭中，僅爲了「盟友」的名義，便要付出生命和龐大的物資作為賭注，甚至是注定虧本的呢？」故此，他們的士氣打了折扣，而且亦有權利提倡「反越戰」。

越南和高棉的人民何罪，要受炮火的蹂躪，弄到田園殘缺，妻離子散，他們這份痛苦能向誰伸訴，惟有無語問蒼天，於是基於厭戰心理，和平是人民僅有的渴望。在軍事形勢上，陣亡將士的碧血，成了依賴別人所得到之回報。過份倚重盟國的火力支援，毫無考慮地把戰果勝負的操縱權，委諸外國政客手裏，便是越南主政者沒有高瞻遠矚的鐵證，難怪乎在動盪時勢中，不能整飭政風，讓賄賂公行，坐失民心，益增共軍口實；城破前夕，政府高階人物竟然捨棄千萬子民，藉詞挾巨款率先外逃，流亡在外國，過其悠然的「愚公」生活，試想，一個山窮水盡的國家遭遇到這些環境因素，怎能逃過開門揖盜的命運呢？

轉過來，綜觀這世紀的政治浪濤，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國不斷擺脫列強殖民地政策的羈縻，紛紛趁機獨立。倖戰中華民國更歷盡滄桑，才能在亞洲為民主政治體制植下根；旋又要全面抗日，用堅忍來換取時空，以團結來取得勝利；接着紅潮泛濫淹神州，政府播遷來台，憑藉有限資源，銳意建設，奮發團結，於是迅速成為亞洲